

邱处机
李闷 著

女蛹

喜欢你是为了牺牲你
对你好是为了对你更残酷

THE CHRYSAIDS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女蛹

邱处机
李锐
作品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女蛹 / 李闷, 邱处机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399-5493-6

I. ①女… II. ①李… ②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9399号

- 书 名 女蛹
作 者 李闷 邱处机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493-6
定 价 2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话	001
第二话	013
第三话	033
第四话	041
第五话	051
第六话	065
第七话	077
第八话	089
第九话	097
第十话	109
第十一话	117
第十二话	133
第十三话	141
第十四话	157
第十五话	169
第十六话	177
第十七话	193
第十八话	201
第十九话	207
第二十话	215
第二十一话	229

第一话

1

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Pency 理发店的生意火到不行。六个小时了，关文馨就这么一直站着，笑容像被手里的剪刀随手剪出来的……

工作四年半了，她已经对客人的头熟悉到闭着眼也能下剪子的程度了。

店里的姐妹们把平日不舍得用的化妆品全擦到脸上，工作服里面套着几日前血拼回来的衣服，像是做好了一下班就扯开衣服跑的准备似的……她们一直在讨论情人节，还时不时地拿她开涮，说什么：“馨姐哦，X6 今晚什么时候来接你啊，载我们一程，让姐妹们也沾沾光嘛……”

文馨只听她们说笑，她们嘴巴中的“X6”，也就是她现在的男朋友骆嘉。因为每次他到楼下接她约会，都会开着他那辆宝马 X6。

“哎呦文馨呀，嘉嘉的电话又来啦……” 娘店长阿荐举着文馨嗡嗡作响的手机，嗲声嗲气地跑过来。X6 也就算了，“嘉嘉”这个称呼她实在是接受不了。

“上班接电话，小心我……炒你鱿鱼哟！”阿荐往文馨脸上矫情一捏。

细长的脸，欧洲人的轮廓，眼睛却有东方人特有的狭长。对她而言，长了张混血儿的脸，小时候一直被歧视，长大了反而被羡慕。

文馨抢过手机，对阿荐挤挤眼。手机里已然传来温暖的声音：“还在忙吗？”

“对呀，”她答得甜蜜，“不过，应该马上就可以下班啦！”

“OK，那我马上就来接你。今天可是我们的第一个情人节，我有个惊喜给你，咳……可不准逃课。”

惊喜？文馨咬着下唇，温柔地白了发模一眼说：“你这么说，我很难逃课哦。”

突然，不知道谁大喊了一声：“情人节，失身夜，某人要小心啊！”接着姐妹们起哄似的大笑。

文馨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急忙捂住手机的听筒，对着那群姐妹们说：“乱说什么……”

“我说什么了？”骆嘉一头雾水。

“没说你啦……那个，先这样，拜。”

挂了电话，文馨的心怦怦乱跳，她还没去过骆嘉家呢，对于婚前要不要发生性关系文馨一直犹豫不决，今晚怕是过不了“那关”了。

阿荐又喊：“文馨呀，有个客人等了好久了，点名让你剪。”

“还要剪啊……”她看了看手表，已经快下班了。“熟人吗？”

“不认识，说话还净放洋屁呢……”阿荐故作地捏起鼻子。

2

走进里间工作室，文馨见一女人围着围兜，正顶着湿漉漉的头发翻着杂志。旁边放着一个超大的带LV标志的米色行李箱，但搭眼一看便是山寨货。

“箱子里有贵重物品吗，要不要帮您放到里面去？”文馨热情地问。

“Empty。”女人的声音冷冰冰的。

“哦……”文馨愣了一愣，“Then……What kind of hair style you want？”

“和你一模一样……可以吗？”

——原来她会说中文。

女人回过头来，窗户透射出的X形光影正好打她在脸上。

文馨的表情瞬间冻结了。

是安妮。

自己的大学好友，骆嘉的前女友。

安妮戴着一副细框眼镜，化着淡淡的烟熏，眯眯眼，眼神中暗藏着知性、

精明，还有……神经质。

“啊……那个，我不知道今天你要来……”文馨有意避开安妮的眼睛。

安妮把杂志丢到案台上，擦了擦头发：“怎么，骆老师都能摸到这儿，我就不能来吗？”明显地，她用了“摸”这个字，语气中夹杂着嘲讽。

文馨警觉性地看了看四周。她怕出丑。

“就是路过这儿上来看看你，顺便做个头……”安妮掏出一只唇膏漫不经心地涂着，抿抿嘴，“Long time no see，还好吗？”

文馨尽量避开她的目光，怯生生地应道：“挺好。”

“嗯……”安妮说：“你发型真不错。”

文馨这才想起她刚才说要和她一模一样的发型，急忙说：“我先给你吹个头。”她赶紧抓起吹风机，想快点把这团冷气吹散。

“今天情人节，和骆嘉有什么安排？”她收起唇膏，把杂志翻得哗啦哗啦响。

一听到骆嘉的名字，文馨慌了神，就知道她要提……

安妮突然叫了起来：“好烫！”

文馨闻到了一点点糊味，这才意识到手上的吹风机对着同一个地方吹了很久了，赶紧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别紧张嘛。”安妮笑了笑，“你们这的音乐挺高雅的，可不比一般的小发廊。”

说起工作，文馨坦诚道：“还行吧，我也是从小发廊工作到这里的。”

“真的假的……原来你还真当过发廊妹啊？”

文馨的剪刀差点没拿稳。

安妮冷不防又说：“哎，凤凰男就是这样的，改不了劣根性，就是爱贪小便宜，以后骆嘉剪头发可不用花钱了，再说你手艺又不赖。”——还没剪呢，文馨手里的剪刀怎么都张不开了。

安妮长舒了口气：“知道我今天是怎么过的吗，没人给我买礼物，我就去久光给自己买了一双今年最流行的CAI鞋，一大早就醒了，睡不着，穿着这鞋在镜子前走来走去的，你看看是不是还行？”安妮晃了晃脚上的鞋子，“它还有名字呢，叫‘You Became A Memory’……”她的声音越来越低。

文馨顺着安妮的目光，发现安妮正在看自己的脚。

“鞋带系的还这么难看。”安妮说。

“哦，是吧……你那时教我的方法，我没学会。”一股怅然涌上文馨心头。

“其实，我最近经常做梦，梦见过去，梦见上课你帮我占位子，我帮你买早餐。有时候一觉醒来吧，以为还在课堂上呢……”她的语气不再有火药味儿。

“还有，”安妮说，“我还经常梦见你唱歌，记得你那会儿唱歌特好听，咱们学校一组织唱歌比赛你就参加，每次我都帮你当拉拉队。”

“还说呢，”文馨忽然想起来，“有一次你还和别人打架。”

“谁叫那帮学生老跟我抢地盘呢，他们敢抢，我就敢打……”安妮的话语很有现场感，文馨开怀大笑。虽生长于有钱人家，安妮却并不是中规中矩的大小姐，相反，却有很多大胆的举动，也算是个叛逆、果敢的女子。

“因为你呀，骆嘉过来劝架的时候还被揍了一拳呢，第二天给我们上课都肿成香肠嘴了，肿了一个礼拜，我到现在还记得……”一想到骆嘉的样子，文馨又“扑哧”一下笑出声了，可笑着笑着就觉得不对了……

抬头看看镜子，才发现安妮的脸渐渐拉了下来。四周一下寂寥了，笑声仿佛戛然而止，只剩下剪刀剪断头发时发出的“咔嚓咔嚓”的声音，之前的开心话好像根本没说过。

静默中，文馨看清了安妮的脸，脂粉下的皮肤隐约透着几颗小痘，鼻翼处有些微小的粉刺，整张脸还有些不明显的浮肿，“昨晚一定没睡好”——文馨想。更令她诧异的是，烟熏下的安妮居然还有一抹鱼尾纹，这不是她们这个年纪该有的。

“找个地方，我们谈谈吧。”头发剪好了，安妮说。

文馨感觉到手机的振动，是骆嘉打来的。离下班只剩下一分钟，骆嘉的车子到楼下了？可是……接还是不接？

两个选择，要么接电话，收拾东西，骆嘉就在下面等她；要么带安妮去更衣室，和她谈谈，但是不知道要谈多久。

她还在犹豫，安妮已走向前台，刚走了两步，高跟鞋就崴了一下。她走路的背影透着一种落魄，就像一个城堡被洗劫一空的公主，无助地站在废墟里。

一刹那，文馨感觉到安妮此刻非常需要她。

走廊里明显比理发店冷得多，光线也暗淡成麻雀色。透过窗户，还可以看见外面的小雪。空气静得可怕，只有安妮的那只大箱子，轮子在玻璃地板上滚动，发出隆隆巨响。

“要去旅行吗？”文馨盯着安妮的箱子问。说实话，这箱子和她一点也不般配。

“对，想出去走走。”

“挺好，我想去旅行可惜没有时间呢……嗯，你要去哪儿？”

“说不准，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吧。”

安妮说话怪怪的，但文馨没打算继续问下去。

走进更衣室以后，她惯性地脱下工作服……可转身一看，安妮却没有进来，而是背对着自己站在门口。

“快进来，外面冷。”文馨一边招呼一边把工作服放进柜子。

回过头却发现安妮还是那样站着。安妮的肩膀在抖，背也在抽搐，“怎么了？”文馨向门口走去，当她把安妮的脸转回来时吓了一跳——安妮新剪的头发粘在脸上……

她哭了。

文馨拥住安妮，揉着她的肩膀。但经她这一揉，安妮的肩膀却抖得更厉害了。

“对不起……我去给你拿块毛巾。”文馨松开安妮，转过身去。表面平静，心却一下子乱了，该怎么办呢，难道要把今天晚上与骆嘉的见面取消吗？

一转过头来，只觉一抹红色的火焰顺着她的舌头烧过来……浓郁的香味中，她能感觉到舌头上一粒粒小颗粒发出“嘶嘶嘶”的破碎声。

怎么回事……她，亲我？

文馨瞪大眼睛，视线却越来越模糊……

直到安妮“啵”地一声离开她的嘴唇。

四周变得漆黑一片，身下是隆隆的巨响，转弯，再转弯……这是要去哪呢？她想动却发现身体被卡住了，像婴儿蜷缩在子宫里，头朝上，脚朝下……

不对，她好像还能听见音乐，似乎是商场里正在播放的流行音乐，

S.H.E 在唱：“朋友，姐妹，都已不够来形容，我们的默契骄傲，扶持与包容……我们一起打勾勾，请记得约定的旅程到永久……”

歌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渐渐什么都听不见了。

“砰！”她整个人被颠了一下，落了地，然后又朝着某个方向“飘”了起来。

4

这是哪儿？文馨用余光扫视着四周。

应该是一间老公寓，天花板发黑，墙上有不少脱落的地方，如果她没看错，墙壁上贴着的骆嘉的照片，像是偷拍的，几乎没近景。前方的地板上到处丢着杂志、报纸、泡面桶，一张沙发上摆着凌乱的衣服和棉靴。

她忽然想起安妮，想起那“变态”的吻时，舌苔上还残余着发麻的感觉。

直到看到远处的大行李箱时，她才明白了：安妮的唇膏上一定有麻醉剂，安妮将她麻翻之后装进行李箱里，拖到这里。

她想干吗？文馨想动，却发现自己被绑在轮椅上，手腕还用金色的缎带打着蝴蝶结。

叫也叫不出声，连基本的口型都做不出来。喉咙关节像是干硬的橡胶，就连自己也听不见自己。挣了挣手腕上的缎带，却根本使不出劲儿。

“口服肌肉松弛剂，全身麻痹，大脑清醒……”声音很甜，是安妮的声音！突然，安妮的下巴“探”到她头顶。

安妮绕了个圈，在她眼前晃了晃食指，文馨的眼珠随着食指转了下。

“看来，视力不受影响……”安妮轻笑，拎起她右手的一根手指，又放下。手指硬生生弹了一下——奇怪，她整个人就像颗植物，没有知觉。

“别担心，我可是我费尽心思才想到的情人节礼物，我会把你送给骆嘉的，不过得等我加工好。”

加工？文馨还没反应过来，轮椅就被安妮转了个圈。这时她看见一台小型家用DV正对着窗帘，DV屁股后有个小红点一闪一闪的。

“来，看看我们亲爱的骆老师！”说着，安妮手一挥，拉开窗帘。

起先文馨以为自己听错了，可是当对面公寓的窗子里出现骆嘉的时候，她傻眼了。是幻觉吗？不对，绝不是幻觉。

对窗当中的男人的确是骆嘉，他围着咖啡色的围裙，在准备餐具。

终于看到“救星”了，她激动地喊：“骆，骆……”

连哭也哭不出来，连生而为人的最低级的反应都被剥夺了。

——骆嘉，你看得见我吗，往这儿看……求你了……

“骆老师看不见你，看他这会忙的，啧啧……这样好了，我们玩个猜谜游戏，猜猜下一步骆老师会做什么好不好？”说着，她走上前去。

文馨没听懂安妮的话，她乱得很，像对着一台嘈杂的电视机。

“猜不出吧，嗯，让我想想……”安妮做思考状舞弄着自己的手指，“香槟？”奇迹出现了，对窗的骆嘉拿出一瓶香槟，放在桌子上。

“啊，玫瑰！”安妮的音调上了一个台阶。

果然，对窗的骆嘉捧出一大束玫瑰，插在桌子的玻璃瓶里。

“巧克力。”安妮乐在其中，声音兴奋地发抖。

和安妮说的一样，骆嘉拿出一只金色的礼盒，藏在桌子的底部。

“每年都这几招，很浪漫，也很无趣哈。”安妮捂着嘴，笑得像个少女，“第一次正式约我也是把我带到他家做饭给我吃，还把基围虾转圈挂在高脚杯上呢……”

文馨的恐惧情绪被房间里的什么声音打断了，像是有东西在敲打桌面。对面的骆嘉把手机举在耳边时，文馨才意识到是自己的手机在响。

骆嘉在打她的电话。

安妮拿起文馨放在桌子上的手机，按掉，翻着手机说：“七个未接来电，他还真能打，不过他死都不会想到，今年的情人节，是咱俩一起度过的吧……”

“意识”被欠在一具“死躯”里，文馨心急如焚。

安妮环住她的肩膀，双手敏捷地在手机屏幕上打字：“乖，在家等我。”文馨瞪着手机屏幕，眼睁睁地看着信息“发送完毕”。

“你也真够装的，竟然一次都没去过他家，没劲，害我潜伏了这么久，想给你们拍个合影呢，一张都……”安妮没把话说完，只盯着对面的骆嘉。

对面的骆嘉拿出一只小盒子，从里面取出一个闪光熠熠的小东西。

安妮走到窗前，把眼镜摘下，又戴上。

文馨只能看见安妮的背影，她的肩膀在抖，声音也是：“恭喜你啊……发廊妹，你要做骆太太了！”

难道……骆嘉手里拿的那个东西，是戒指？文馨这才想起骆嘉在电话里说的惊喜。原来骆嘉打算今晚跟她求婚的。

多么讽刺，她现在到底该感动还是……战栗？

果然，安妮回过头，烟熏妆和红眼圈混在一起，形成诡异的紫，她开始飙泪：“五年了，Halloween、Christmas、Newyear、我的生日、他的生日，我数着过……五年他都没舍得把戒指拿出来，怎么和你过个情人节就把戒指拿出来了？啊？文馨，你一个发廊妹凭什么，就凭你长了一张漂亮的脸吗？杂种！”

“Fuck you bitch, fuck you whore……”，“Bitch，我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曾经年轻纯洁、不谙世故的安妮此时一嘴脏话。

安妮伸手朝她一推，轮椅滑出去径直撞到桌子上，花瓶“砰”一声滚落到地板上，满地碎片。文馨半张脸趴在地板上，手腕按到碎片上，而轮椅的轮子在她视线的前方兀自空转，她“呜呜”地叫：“安妮……”

“这么快，看来药效要过了。”安妮自语着，向着针式唱机走去。

文馨这才发现自己可以发声了，她终于可以发声了！她刚要叫，房间里突然“嗡——”地响起了激昂的《魔笛》，安妮随着音乐缓缓起舞，血红的嘴唇轻声念着拍子……泪水融化了安妮的妆容，烟熏像是化成一片片凋落的黑色花瓣。唱片机在唱，安妮也跟着忘情地唱，一边唱一边走向卧室……

文馨想爬却爬不动，整个人都像被灌了铅，只能在地板上呜呜哀嚎。

直到一把闪着寒光的剪刀出现在文馨的视线里。

文馨望着刀尖痉挛，压在她手腕下的玻璃碎片随之摩擦着地板，吱吱作响。

安妮毫不客气地往她大腿上一压，“啊！”她尖叫，那块肌肉仿佛被碾碎，痛彻全身。接着，背后传来“嘶啦”一声，脊背一凉。

安妮用剪刀剪开她的上衣，甚至内衣，让她体无遮掩地暴露着。尽管对方是女性，她仍有一种难以表述的羞耻感。近乎被强奸。而她除了在地板上颤抖，毫无抵抗力，什么也不能做。

原本还期待着骆嘉来救她的……但是让骆嘉来看她这副狼狈的样子吗？安妮又不知从哪里拿出一支口红，在她身体上胡乱涂画。激昂的音乐声中，文馨渐渐停止了挣扎，任由安妮在她身体上肆意乱写。

安妮写好后站起来，喘着粗气说：“来……笑一个……”

文馨抬头看见她举起一只宝丽莱。

醒目的闪光灯在文馨面前一闪，安妮俯身亲了她一口：“我们送给骆嘉。”

闪光灯“咔嚓咔嚓”闪个不停，安妮干脆跨在她身上拍照，一边拍一边说：“就当是情人节礼物，最后的礼物……”

一张又一张照片从宝丽莱里滑出来，文馨抬头一看，大腿上是血红的“小三”，肚子上是血红的“贱货”，胸前是血红的“婊子”……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身上被安妮写满了污言秽语。

她现在可以哭出来了，眼泪顺着她的脸颊乱码似的往下掉。她身边的照片也越来越多，落得满地都是。

安妮将这些照片收集起来，收进一个似乎早已准备好的盒子里，并且也在盒子上打上金色的缎带，嘀咕说：“骆嘉会喜欢的。”

无法想象，骆嘉看到这些照片时会是什么表情——即使能活着出去，还有什么意义？

“放心，我们姐妹一场。”眼前的安妮蹲下来，用手抹了一下文馨脸上的口红，“我一定让你走得干干净净……”说完，一把揪起她的头发！

文馨大叫，像一只活人偶被安妮一路拖向浴室。她想挣扎身体却不听使唤，就那样被安妮拖着，快速在地板上滑行，一米，两米，到了门口，被门槛撞了下。

“啊！”

一直拖到浴缸边缘，安妮松手换了个姿势，用双手架住她的臂膀，一只脚先踏进浴缸里，倒拉着把她往浴缸里拽。

“进来。”

“进来啊你！”

“噗！”半缸水花溅起，文馨被拖进浴缸里，头先入水，猛呛了一口。

水花在安妮脸上一拍，将她惨白的脸和黑色的烟熏泼成了一幅诡异的“水墨”。

“现在换我来伺候你……骆太太……”她拿起一只电吹风，把电源的一端插到墙壁上的插座，吹风机立刻发出“嗡嗡”的噪音。

文馨震住了，安妮要把她电死。

“1800瓦的电吹风，遇水之后，保险丝会断，漏电，肌肉抽搐，然后

心脏抽搐，就像心脏病发作一样，乖，我保证，一下就解脱了……”

热风吹痛文馨的眼睛，她仿佛可以看见风筒里那根发红的金属丝，安妮将吹风机往下移，再往下移……

“求求你，不要杀我，不要杀……”文馨说不清楚，嗓子像一口枯井，打不上来水，咕咕啾啾的。

安妮一边模仿着她的声音扯着嗓子喊：“求求你，不要杀我……”一边把风筒伸向她。

文馨在心里无望地哭号，眼看着吹风机移动到她双腿间时，她好像闻见了什么异味，睁开眼用余光一瞥，胯下的水隐隐透着丝丝黄色。

她尿了……

为什么，为什么就连最后的尊严都不给她剩下？就算是贱命，就算是猪狗，死时也该落个干净利落啊。

安妮将风筒朝她双腿之间的水位猛地一插！

咕嘟，咕嘟……一瞬间，文馨瞳孔放大，剧烈痉挛，手指渐渐有了感觉，像一只章鱼，弹动，紧缩，收拢……

——不行，我不想死，不能死。

文馨一使劲，奇迹般握住了拳头！她伸出双手勾住安妮的脖子，往下“呱嗒”一拉，安妮手中的吹风机被甩到浴缸边缘的瓷砖上！“滋滋滋……”震动起来。

安妮狠压在她身上，掐住她的脖子，将她往下按，挣扎中水花在空气中飞溅，她听见水咕噜咕噜直往自己耳朵、鼻子里灌，一股腥味，一股尿味，她不断地喝水，她觉得她就要死了。

她感觉自己一会儿在安妮的上面，一会儿在安妮的下面，忽然小腹被重重地撞了一下，她离开了水，飞了出去，地上的瓷砖扑面而来，带着黄黑色的肮脏印渍……就这一瞬间，她听到了自己骨头撞击地面的声音，一阵钻心的剧痛弥散全身。

她被安妮踹出了浴缸。

噼啪一下，所有的灯都灭了，一片漆黑。

安妮没有从浴缸里爬出来。

文馨的双手已经可以动弹了，但是双腿仍没有知觉，仿佛不属于她自己，她开始爬，像背着厚厚的壳，蜗牛似的一路爬出浴室，客厅里依然一片黑暗，

刚才震耳欲聋的交响乐也消失了，只能从床帘的缝隙里看到外面透进来的微光。

爬出去！文馨只有这一个念头，空旷的客厅就像大学里一望无际的操场，等爬到门口，文馨觉得自己的胳膊都快断了，一阵皮肤磨破的痛楚撕咬着她的。

她弓起身体伸手去够门把手，使劲夯了几下，喊着：“救命，救命……”

门已被反锁。

门上的风铃发出清脆有力的碰撞声，而她的头越来越重，声音越来越嘶哑……

无人回应。

像进入了一个出不去的地狱，留下她孤身一人。

不，不是孤身一人。

洗手间里传来了水声。

5

安妮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一瞬间竟忘记了自己怎会在水里。

看到飘在水面上的电吹风，她才反应过来：刚才她的脚好像勾住了电线，电吹风掉进了浴缸！

好险，她刚才差点被电死？幸好只是差点……她还活着。侥幸之余，她一下子兴奋起来。还没完，她就知道还没完，这场游戏还有得玩。

安妮从浴缸里爬出来，摇摇晃晃地走向客厅，脑袋却很清醒。

她沿着地上长长的未干的水渍往门口走去，狠狠地拧了拧门把手，却拧不动。

她知道文馨爬不出去，因为她早就用钥匙把门反锁了。

It's show time !

“Bitch，”她把头转过去，凝视着漆黑的房间，眼睛在黑暗里燃烧着无情的、杀气腾腾的火焰，嘴唇颤抖着，狞笑着，“我猜你要吃苦头啦……”

黑暗中，她唤猫似的呼唤文馨：“啧啧啧啧，Kitty？啧啧啧啧，Kitty快出来呀……”她的视线在沙发、书架、窗帘、衣柜上来回晃动。

突然，刺耳的铃声响了起来。她听觉敏锐，是衣柜！

像玩捉猫猫似的，她兴奋到把心提到嗓子眼……

“不要被我抓到哦，千万不要被我抓到哦……我来啦！”

她“砰”一声拉开柜子门，正在狂点着手机的文馨被她吓得一哆嗦，手机掉到了柜子底。文馨恐惧地看着她，脸部肌肉揉成一团的样子让她兴奋死了。

“Baby，是骆老师的电话吗？”她诡笑。

文馨“哇”地一声哭出来了！

“出来呀，出来，我们给骆老师回电话……”她的声音温柔得几近发抖，像逗猫似的一下一下地逗着文馨。

“不——”文馨抓住柜子里的晾衣竿不松手，脸哭成一团。

——就知道装弱，从上大学时就开始装弱，在骆嘉面前就知道装弱，装，继续装，我可不吃你这一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你他妈给我出来！”她咬紧牙关，干脆把头探进去。

她听见文馨的哭声，喘息声，哀求声，衣杆和衣架摩擦出的“咯吱咯吱”的噪声，她自己的咬牙切齿声，肾上腺素激增，施虐感递增，快感无与伦比。

柜子晃得愈来愈厉害，柜门扇合着，拍得她生疼，越疼越兴奋，她狠狠地拽住文馨的胳膊，掐着文馨胳膊上的肉，恨不得掐进她的骨髓里！

她根本没有意识到柜子正慢慢地倾斜，根本没有……

等她想松手时已经来不及了。一抬头，柜子像一座巨大的山一样朝自己压了过来。

“轰隆”一声巨响……万籁俱寂。

安妮觉得自己的头都要裂开，文馨的身体就压在自己身体上，她想推开她，四肢却被紧紧卡住了，一点也动弹不得。

空气越来越稀薄，她肺面积蓄的氧气越来越少，像一只蜡烛即将被闷熄在柜子里。

“Bitch……”

第二话

6

四周冥暗，隐约觉得是一个长长的隧道。

我怎么会在这儿？安妮呢？文馨觉得好冷，脑海中浮现出柜子倒下时的情形，以及安妮那一瞬间惊恐得变形的脸……

她跌跌撞撞地沿着隧道往前走，湿冷、阴冷的空气让她越来越冷，脚下有踩到水的声音……

难道我已经死了？这是地狱？

忽然大地震动起来，文馨站立不稳，一个踉跄摔在地上！地上全是水，她感觉皮肤上爬过蜈蚣或者蟑螂之类的昆虫，还发出震动翅膀的嘶嘶声，吓得她惊声尖叫！

地……地震？

周围开始渗水，先是几滴而已，后来越来越多，像冰冷的小石子般砸到她皮肤上，又冷又硬，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多到几乎让她睁不开眼睛。

是雨，是在下雨！

隧道里怎么会下雨？

文馨透过密密麻麻的雨帘拼命睁开眼睛，看见的是模糊的树影、人影以及白刷刷的雨滴子，还有红红绿绿的闪烁的灯光。

这是……公路？我躺在公路上！

她踉跄地从满是积水的公路上爬起来。